



刘希彦^著

医心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刘希彦 著

医心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医心帖 / 刘希彦著.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306-7043-9


I. ①医…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3713 号

选题策划:高 为

版式设计:郭亚红

责任编辑:高 为

封面设计:  明轩文化·王烨
TEL:23674746

出版人:李勃洋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167 千字 插页:2 页

印张:11

版次:2016 年7 月第1 版

印次:2016 年7 月第1 次印刷

定价:49.00 元

目 录

上 卷

- 人生何来快乐 ... 003
- 岭上多白云 ... 008
- 让人生慢下来 ... 013
- 你知道人类在退化吗 ... 017
- 理想的家 ... 021
- 理想的生活 ... 026
- 快乐立国 ... 031
- 从大学与快乐说起 ... 035
- 老丑 ... 041
- 与自己和解 ... 045
- 事便是业 ... 050
- 起早其实也不难 ... 054
- 只有失眠的人能懂 ... 062

不要向人求快乐 ... 069

性本贱 ... 074

爱己如人 ... 078

人间至乐 ... 081

纸醉金迷多忧愁 ... 085

中国人的偶像 ... 092

画家的眼睛 ... 097

看京剧 ... 102

原来的自己 ... 112

唐朝的石榴裙 ... 116

解梦 ... 123

中国画里的人 ... 129

雾公子 ... 137

也谈几句红楼 ... 141

中 卷

最后一夜 ... 151

古人用紫檀是节俭 ... 156

女人之大欲 ... 161

难道什么病都是炎症 ... 170

孤独的中国人 ... 174

- 笼中人 ... 179
女上司 ... 185
宅男 ... 189
闲谈的灵感 ... 192
梦里只会出现童年的家 ... 196
现代化的监牢 ... 202
称职的花花公子 ... 207
关于气味的记忆 ... 211

下 卷

- 菊花与枯骨 ... 217
不识梅 ... 222
恋爱和旅行 ... 226
伴山吃鸭 ... 230
牡丹虽好 ... 234
槿 ... 238
山下 ... 243
翠云峰 ... 247
旧居海棠 ... 252
唯有青枫最少年 ... 255
芭蕉叶大栀子肥 ... 258

裸体日光浴 ... 264

江雾 ... 267

无有桑柳不成家 ... 272

残冬看花 ... 277

但有温厚最脱俗 ... 280

一夕生秋风 ... 285

中产阶级的空虚 ... 291

止泊 ... 296

山色 ... 301

安静的去处 ... 303

瓜 ... 310

性感的菜地 ... 317

过去是我的老朋友 ... 322

我们还有邻居吗 ... 327

万物之逆旅 ... 333

桃梨赋 ... 338

新雾 ... 341

后记 ... 343

上卷

人生何来快乐

有这样一个故事：

四川新都宝光寺来了一个和尚，在禅房打坐入定，一坐就是半个多月不动。和尚们一摸，没气了，于是把他送到涅槃堂火化了。第二天，他回来了，应该说是他的“阴神”回来了。道家的讲法，通过修炼，能让人的“神”脱离躯壳，自由来去，这个就叫阴神。这位老兄的阴神已经炼成，只是没到“聚而成形”的地步，别人看不见他。他在禅堂里叫：“我呢？我呢？”和尚们害怕，纷纷跑了，禅房变得空荡荡的，越发阴森可怕。一个老和尚想了个办法，在禅堂里烧了一盆火，又放了一盆水。等晚上那阴神到处找“我”的时候，那老和尚就说：“你在火里”。没有声音了，大约是跑到火里找去了。过一会儿又叫了起来，那老和尚又说：“你在水里”。安静一会儿，又叫了起来：“我呢？我呢？”老和尚

就说：“师兄啊，你如今火里也去得，水里也去得，还要那个色壳子做什么呀？”只听见空中哈哈一笑，从此没有了。

那个“阴神”丢了肉身后去了哪里？在鸿蒙太空之中荡来荡去岂不无聊？还是凝结在某个地方，久而久之会不会烟消云散？便替他有些惆怅，我到底是个“色壳子”里面的人，想得到的只有这些。

用“色壳子”来戏称人的肉身，听起来像伪劣商品，或是扎纸铺里扎出来的，一点都不坚牢。原也没错，这个色壳子确实是麻烦一大堆，岂止是怕水怕火，每天一睁眼，要挣钱，挣了要吃，吃了要拉，还要生病，还要生气，还要怕孤独，还要怕老，还要睡，还要睡不着，哪一样都不省事。都想长生不老，真让你顶着这个色壳子长生不老下去，用不了多久便会觉得是这世上最可怕的刑罚，真正的无期徒刑。有人采访一个一百二十多岁的老寿星，她的回答是：“千万别活这么久。”

道家称得道的人是“真人”，有“真人”自然就有“假人”与之相对。假的部分大概就是指这个色壳子吧。有人说，人生还是有快乐的，为此忍受些麻烦也值得。人生里面到底又有些什么样的快乐呢？

“食色性也”，食色二字自然是最基本的快乐。可是不

饿哪来食欲？不憋哪来性欲？都市里的人，跑到西藏看看，好舒服，心里宁静了，是因为在都市里太烦乱。西藏的牧民不一定这么觉得。上餐多吃了两碗，下餐你就不想吃了，不但不想吃，看着饭菜还饱胀反胃，可见世上的快乐不过是痛苦的缓解而已。

有人说，名利能给人快乐。长久的渴求煎熬换来一刻的“快乐”，随之而来的是无穷无尽的麻烦。追名逐利之事大抵如此。

有人做了太多“得”的事，就去“舍”，去做慈善事业。这的确能得到些纯粹的快乐。但最好默默地去，任何事情和人扯上关系就难免有烦恼。比方说捐款，不让人知道，怕人说不热心公益；让人知道，又说你博名。捐少了，说你吝啬；捐多了，说你是取悦政府，财路不正当。再说，捐多了还是会心疼的，毕竟钱也不是那么好来的，不但辛苦也要担风险。

有人说，什么都不要去追求，寂静虚无最快乐。从本质而言，这种快乐掺假最少。真能达到这个境界内心不游移的，又有几人？《水浒传》里说和尚是“色中饿鬼”，想想也是，好端端的一个人，大房大炕住着，四方施主养着，不用为俗事发愁，饱食终日，精足神旺，不就只剩想那事了。况

且那佛堂内山门外什么不来，红罗绿鬓流水一样从眼前过，哪个又经受得住？

道家说，寂静虚无里还有“我”，“忘我”，也就是忘了这个色壳子才会快乐。后来又发展了一套修真的方法，修生命本原的那个“真”，先练气化神，再把“神”凝聚起来，超脱了这个色壳子的障碍，也就是灵魂超脱了肉体，自由自在地玩去了，就像那个宝光寺的游方和尚。就算到不了这个境界，靠打坐把全身气脉走通，这样一来食色也好名利也好，这些浅层的快感便都超越了，于横陈时味同嚼蜡，浑身便能时时处处充满舒畅和乐感。然后又怎么样呢？就能成仙了吗？我不敢说，怕说错。

宝光寺和尚的故事，是南怀瑾年轻时求仙访道听来的，虽非他亲眼所见，出自大学者之口，想来有些出处。我是有几分信的。上帝造人，肉体 and 灵魂本是两个概念。别的不比，单比那电视机，机器好比是人的躯壳，信号就好比人的精神，本就是两回事。“神”超脱了这个“色壳子”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和死后的灵魂有什么不同？不能想下去，越想越觉得是个闷葫芦。

其实道也好佛也好，称宗教而非宗教，通科学而非科学，它不是来自至高的造物主，而是信奉一些道理，阐释

生命的道理。道家修炼的逸事西方的科学没办法解释,就像中医的经络仪器也检测不出来一样,可谁能否认它的存在呢?打坐的人坐到一定程度,在黑暗处身体会发光,不是什么稀奇事,如今这样的人也还有。那些菩萨神仙的画像不就带着个光圈吗?其实并不是幻想。

世间的传奇莫不如此,听起来像神话,做到的人却觉得不过如此,只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生命里不知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奥秘,这些算是浅的了,只是如今鲜有人去探求。如今外物太发达了,对于内在便忽视了。弗洛伊德那一点浅之又浅,心理辅导层面的分析,都能让人们顶礼膜拜、泛滥天下。近几百年来,人类越来越趋于理性,也就离奇迹越来越远了。

岭上多白云

有一首不出名的古诗，写得很好，句子又简单，看过就能记住。诗是这样的：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

在《古诗源》里看到的，作者叫陶弘景。《古诗源》里只有他两首诗，另外一首不记得了。编文学史的人不会注意这样的诗，因为它不是人人都觉得好的那一类。

文学史里必选的，像王之涣的“白日依山尽”，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这样的诗好是好，大家都觉得好，便和大家都不贴心，像国际名模的脸。北京馆子里的改良地方菜也是这样，大家也都吃，都不是很合口味。

内行看书,姿态太崇高,恨不得自己的眼光,别人的眼光,过去将来的眼光都综合到。读者看书是自私的,符合自己的心情,说出了自己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就是好,任谁抬高或贬低都没有用。我就是个自私的读者,看书从来就是用交朋友的态度,还是酒肉朋友,碰到和我脾气性情对的,就喜欢,经常翻看。可惜现在的文章,教授、严父、领导面孔的太多了,说自己真正想说的话的太少。

还是说说为什么喜欢这首诗。这首诗是作者对一个人的答复。朋友?政敌?还是请作者出来“服务人民”的当权者?不知道。这个答复很有趣,可以还原成现在的情景再现一下。

比如,有朋友用诡秘的声音给你打电话,说某某领导来了,叫你去哪个大饭店作陪,好找机会认识。你回答说,我已经在吃饭了,丈母娘从乡下捉回来的土鸡,香得不得了,你要是想吃也可以过来。嘻嘻哈哈地就拒绝了,也不会太伤朋友的好心。

或者一个同事在网上给你留言,说你要是急着去无锡吃杨梅的话,肯定能做成这笔生意,能多挣多少多少钱,无锡有什么呀?不就是杨梅、太湖吗?这个时候,你回答他的兴许是类似于这首诗里的话。

无锡春夏之交的杨梅真是好，我吃过。酸甜肥香，你能想象出来的杨梅最好的味道都不一定及它。那次吃完，连夜带了一筐回北京给公司同事，第二天早上到公司就烂得差不多了，拣出来好的一小盘都不到，也都不是原来的味道。这个时令，超市里也有南方运来的杨梅，我从来不买，照我的经验，能保存这么多天就很可疑，哪里还敢往嘴里送。这样好吃的东西，一年去吃一回，一辈子也就能吃几十回，一笔生意丢了也就丢了，钱再多，把超市的烂杨梅全买回来又有什么用？据说太湖最好的杨梅是在苏州的西山和东山，一定要去。

我是比较贪吃的，如果经济上允许，可以为了吃一次姜禾禾，坐火车转汽车，翻山越岭，回老家两天再回来。“姜禾禾”是我们那边的土话，就是姜的嫩苗。在北方没见过这道菜。叶子细长，紫绿色，直挺挺的一束束扎着在街上卖。吃起来有姜的辣香，还有一股水腥气，有点像莼菜，把柳树皮割开，抹些汁液在手上，也能闻到类似的味道。口感是爽脆的，比竹笋还脆，一嚼簌簌落落地响。李笠翁在《闲情偶记》里说：莼菜和竹笋是植物里的尤物。姜禾禾恰好集中了这两种尤物之所长。我们那边的吃法一般是用些豆豉清炒。这与李笠翁提倡的吃法不谋而合。他说